西山讀書記乙下之九

武帝建元元年招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上怒以爲不能弘廼移病免歸元光五年有詔徵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至太常上策曰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

參合讀書

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術允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呂氏曰弘雖歷叙仁義禮智而術爲上所以深入帝心者正在此耳臣聞堯遭鴻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呂氏曰是時河決瓠子未塞又有隕霜大風蝗之變故弘爲此說以諛武帝者也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策居下第策奏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召見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時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公孫弘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儒多疾毀固者固遂以老而罷歸也弘復上疏曰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名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異治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朞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

所志呂氏曰因帝之喜又從而撼動之書奏天子以冊書荅曰問弘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弘對曰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以然也呂氏曰其居之不疑如此臣聞揉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木石之類哉朞年而變臣弘尚竊遲之上異其言臨川王氏之詩曰曲學朞年終漢相高談平日謾周公愚謂弘前嘗不合帝意而罷故今兄可以逢迎諭合者無所不至也時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詔使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呂氏曰弘初見任使若遂爲迎合之論其術淺迫爲帝所窺矣西南夷非帝之大欲雖極言不可亦不至大忤帝意此弘之所以敢爲正論也其奸深矣每朝會議開陳其端而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呂氏曰辭氣從容引而不發固盛德之事然至於事之迫切亦有時而犯顏逆指矣蓋誠意懇惻自不能已也若弘者特窺伺人主所向爲容悅而已於是上察其行慎厚呂氏曰敢於爲許非慎也忌刻深險非厚也特爲慎厚之貌而已辯論有餘呂氏曰弘未嘗抵掌奮袖言辭如雲也特挑發其機而不盡露故帝以爲有餘耳習文法吏事呂氏曰此儒者所難也緣飾以儒術呂氏曰此能吏所難也而弘獨

兼之上說之一歲至左內史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辨常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上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呂氏曰武帝深知黯之忠推以爲社稷臣故弘推使當其鋒此其術也然弘本以順爲正何必求伸已之論哉蓋專爲容悅則人主親之而不敬專爲強直則人主敬之而不親弘出入乎兩者之間此所以日益親貴也○愚按戰國策中不害將說韓王而未知王之欲乃微謂趙卓韓晁各進議於王申子微視王之所悅以言於王王大悅之弘使黯先發而推其後此正戰國縱橫家虎押闔之術弘之學不正如此眞奸人也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指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上然弘言呂氏曰黯之庭詰本無辭可荅弘之對汗漫不切帝遽然之者其意蓋曰帝之所見既是我不必執迷遂非以害國事雖人以爲不忠不暇恤也其所以盡帝之心者深矣弘常稱以爲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呂正獻公曰昔紂爲象箸而箕子諫夫以天子而用象箸未爲過也然箕子以爲象箸不已必金玉爲之故箕子之言所以防微杜漸也弘之告武帝乃謂人主病不廣大當是時帝方征伐四夷內治宮室爲千門萬戶而弘猶病其不廣大何其不忠之甚哉○呂太史曰弘之此

言爲百世之害

元朔二年主父偃下吏上欲勿誅公孫弘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爲郡入漢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父偃

燕王定國與父姬姦及殺肥如令郢人郢人兄弟告之主父偃從中發其事公卿請誅定國上許之定國自殺國除齊厲王次昌亦與其姊翁主通主父偃欲納其女於齊王齊紀太后不許偃因言於上曰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衆殷富擬於長安非天子愛弟親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疏又聞與其姊亂請治之於是帝拜偃爲齊相且正其事偃至齊急治王後宮宮者辭及王王懼飲藥自殺偃少時遊齊及燕趙及貴連敗燕齊趙王彭祖懼上書告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得封者又齊王自殺上聞大怒以爲偃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偃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上欲勿誅云云

三年公孫弘爲御史大夫是時方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公孫弘數諫以爲罷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天子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養滄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春罷蒼海郡

眉山李氏曰買臣難弘以十策而弘不得一或者謂弘之才果不如買臣也是不然

夫朔方之城凡少有智慮者皆知其爲闢土廣地爭鬬殺人不祥之事矣使弘誠不學猶將當識其利害弘素盜儒名豈不了然知之至哉一言之正足以破買臣千策之鄙豈遂以見弘之飾詐而盜名於敗績失據耶吾有以見弘之甚者也欲無言則恐被阿諛之譏故有言則懼蒙觸犯之禍以嘗試言之而不堅內以探其君意之可否而易其宗外則以解于人曰吾固嘗言其不便矣而君不吾聽此奸人所以飾詐盜名之隱謀也○呂氏曰以弘之智豈買臣浮辯所能屈哉以帝攘斥匈奴之意方盛故陽爲不勝耳

軹人郭解關東大俠也平生睚眦殺人甚衆上聞之下吏捕治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之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吏奏解無罪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

通鑑載此事於二年今從大事記

弘爲布被食不重肉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廷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爲布被與小吏無差

誠飾詐欲以釣名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爲謙讓愈益厚之

五年冬十一月乙丑以御史大夫公孫弘爲丞相代薛澤先是漢常以列侯爲丞相唯弘無爵上於是下詔封弘爲平津侯其後以爲故事時上方興功業弘於是開東閤以延賢人與參謀議每朝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亦使左右文學之臣與之論難弘嘗奏言十賊彊弩百吏不敢前請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

下其議侍中吾丘壽王對曰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大不便書奏上以難弘弘詘服焉史稱上自初即位徵天下文學才智之士待以一不次之位四方多士上書自眩鬻者以千數上簡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最先進後又得吳人朱買臣趙人吾丘壽王蜀人司馬相如平原東方朔吳人枚皐濟南終軍等並在左右每令與大臣相詰論中外指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詘焉助買臣輩皆刑口覆邦家之人而武帝使之折服大臣大臣往往多詘度帝之心必自喜以爲得御大臣之術矣帝不知使帝所相果端良正直之士耶必將惟義與比近臣之言是固當從之若其未然亦不苟詘也柰何

公孫弘輩知上意嚮欲近臣之勝也於是往往撓其初議外以示謙虛無我之意實則迎逢上指而陰自結於利口之徒使皆悅己而不攻吾之失此弘之所以巧於固位者歟

○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汲黯務少事（按黯時爲主爵都尉）間嘗言與胡和親毋起兵上方嚮儒術尊公孫弘又事多吏民巧上分別文法張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之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罔以自爲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心疾黯雖上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爲丞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弗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

董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辠病免（按是時漢廷卿大夫骨鯁莫如汲黯儒雅）

莫如仲舒而弘皆不能容之至欲致之死地則所謂開閤延賢者果得何等人也太史公言弘意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郤者雖佯與善陰報其禍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可謂中弘心術之隱矣○史又言大將軍衛青尊寵於羣臣無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獨汲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顧不重耶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日按黯前於田蚡揖之而不拜後於衛青亦然而二人未嘗以此罪之衛青遇之反甫加焉又一件弘必擠之死地是弘之險狠更甚於蚡其視青則不及遠矣

夏六月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其令禮官勸學興禮以為天下先於是丞相弘等奏請為博士置弟子員五十人復其身第其高下以補郎中文學掌故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輒罷之又吏通一藝以上者請皆選擇以補右職上從之自是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呂氏曰公卿多文學之士而治效反少於前日此太史公之所歎也

六年時方事匈奴河南人卜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上使使問式欲為官乎式曰自小

牧羊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曰家豈有寃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所爭何故見寃使者曰苟子何欲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有財者宜輸之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上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勿許上不報

元狩元年淮南王安謀反欲使人僞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一日發兵即刺殺大將軍且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等如發蒙振落耳李尋在哀帝時論災異曰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魂致凶爲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爲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士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士人則爲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愚按是時丞相弘寢冠至如汲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憚如此武帝之於二人一敬一嫚不可謂非知人之明而用舍乃反是使能以理勝私置黯於弘之位則淮南反謀何自而生乎

賜皆自到國除太史公曰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日下取漢相張湯用舞文巧詆爲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

主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繩治之竟其黨與坐
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
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太
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
然無益於俗稍驚於功利矣按弘前議主父
偃郭解獄皆引義以斷此所謂以春秋之義
繩目下也即二人之罪言之固所當誅而茨
之則過矣蓋弘之為此也所以陰中帝意而
規取相位非真為國嫉奸也太史公斯言可
謂察弘心術之隱矣及是淮南衡山之反窮
治黨與死者至數萬人蓋弘名為儒者而實
祖申韓故其用法慘覈如此史謂弘數稱湯
之美豈非心術意向之同故耶太史
公之書數以弘湯並言其有指哉

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無
功而封位至丞相宜佐明主填撫國家使人
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皆宰相
奉職不稱恐竊病死無以塞責乃上書願歸
侯印乞骸骨避賢者路不許呂氏曰弘以周公自許而輔政
數年治効若此其勢不得不自勁以蓋其過
以武帝英明追思期年而變三年而化之說
固當震怒今反慰藉而曲留之何耶蓋帝畏
之於布衣之中加之於羣臣之上苟治弘罪
則彰知人之謬欲護已之
短不得不護弘之過也

二年三月戊寅平津獻侯公孫弘薨按傳弘為丞相
御史六歲年八十終丞相位其後李蔡嚴青
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為丞相自
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虛而已至賀屈氂時
壞為馬廐車庫奴婢室矣唯慶以博謹復終

相位其餘盡伏誅○征和元年巫蠱事起江
充爲使者掘蠱太子宮太子據斬充發兵與
丞相劉屈氂戰敗出奔自經于湖三年吏民
以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
惶恐無他意會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
冤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相
殺人當何罪邪臣嘗夢一白頭翁教臣言上乃
大感悟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
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也
公當遂爲吾輔佐拜千秋爲大鴻臚而族威
江充家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歸來
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四年三月上
曰朕即位以來所爲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
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
之四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
願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
悉罷方士候神人者夏六月丁巳以大鴻臚
田千秋爲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他材能術

學又無聞功勞時以一言寤意數月取宰
相封侯世未嘗有也然爲人敦厚有智居位
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千秋在相位至昭帝元
鳳四年乃薨班氏贊曰易曰天之所助者順
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佑
之無不利也故車千秋指明蠱情申太子之
冤千秋材知未必能過人也以其銷惡運遏
離原因襃激極道迎善氣傳得天人之祐助云

武帝後元元年時鉤弋夫人之子弗陵年數
歲形體壯大多知上奇愛之心欲立爲以其
年稚母少猶與乂之欲以大臣輔之察群臣
惟奉車都尉光祿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
上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

二年春正月上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
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耶立少子
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
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且使匈奴輕漢
乙丑詔立弗陵爲皇太子時年八歲丙寅以
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太僕
上官桀爲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又以搜粟
都尉桑弘羊爲御史大夫皆拜卧內牀下光
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小

謹慎未嘗有過爲人沈靜詳審每出入
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
寸 日磾在上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如此上官桀始以材力得幸爲未央廄令上嘗休不安及愈見馬多瘦上大怒欲下吏桀曰臣聞聖休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爲愛己由是親近爲侍中三人皆上素所愛信者故特舉之授以後事 ○丁卯帝崩戊辰
太子即位光日磾桀共領尚書事光輔幼主
政自已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
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欲收取璽郎不

肯授光欲奪之郎按劒曰臣頭可得璽不可
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一等衆庶
莫不多光按此霍光輔政後所行第一事也當理而無私心如此人情安得不
服也

始元元年初武帝病有遺詔封日磾爲秺侯
爲安陽侯光爲博陸侯皆以前捕反者莽
羅等功封日磾以帝少不受封光等亦不
受及日磾病困光白封日磾卧受印綬一
薨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賞爲奉車建
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
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對曰賞自
以爲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對曰
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遂止
二年春正月封大將軍光爲博陸侯左將軍
爲安陽侯或說霍光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
乎夷伊尹周公之位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
與共職是以天下不信卒至於滅亡今將軍
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臣共

事反諸呂道如是則可以免患光然之乃
宗室可用者遂拜楚元王孫辟彊及宗室
長樂皆爲光祿大夫辟彊守長樂衛尉金王孫
之曰霍光當主少國疑之時前增郎秩羣
宗室共事親賢並建此人心所以信服也
光終守此意而不變夫
豈復有後日之禍也哉
三年初霍光與上官桀相親善光每休出桀
常代光入決事光女爲桀子安妻生女年六
五歲安欲因光內之宮中光以爲尚幼不
長公主私近子客河間丁外人密素與

人善說外人曰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
得入爲后以巨父子在朝而有掖庭之重成
之在於足下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
何憂不封侯乎外人喜言於長主長主以爲
然詔召安女入爲倢伃安爲騎都尉
四年春三月立皇后上官氏是歲上官安爲
車騎將軍眉山李氏曰古者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所以戒淫泆定壽
命也霍光知安女之幼則當始終其說始既
下然而終復立之何其戾也昭帝聰明早慧
有致遠之器霍光若能以儒雅道術之士輔
導其心忘豈遽夭哉帝方十有三后方六歲

遽啓其情慾之竇以傷其未定之氣昭帝卒以夭折霍光亡識之罪也

五年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莊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閔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繇是不疑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爲不及也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爲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冀得以富貴坐誣罔不道要斬

胡氏曰雋不疑言蒯聵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者非經旨也蒯聵衛靈公世子也出奔于宋而靈公未嘗有廢立之命而更立他子故趙歡納蒯聵而春秋以出子稱之謂其

位未嘗絶也蒯聵欲殺赤子又忘父喪且欲奪其子輒之位當顯爭靈公又未嘗有立之而失子道乃據國而拒之命而廢蒯聵故石曼姑主兵圍戚而春秋序齊爲首惡其黨輒也然則謂春秋是輒者考實未詳而處義未精矣又況與戾園之事非倫類乎彼據也稱兵觀下與父軍交戰正使不死而武帝宥之其位亦不得有矣果來自詣但當以此下令吏執白足以成獄而議刑不當誤引聖經爲證使山人加惑也霍光不學故莫之能辨然其言曰公卿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則格言也

夏六月封上官安爲桑樂侯安日以驕淫

罷儋耳真番郡

諫大夫杜延年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爲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脩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光納其言

延平陳氏曰延年以諫爲官而數爲大臣言事盡忠憂國當是時光之所行繫天下休戚納此言而行之福及天下延年之言其利博哉○愚謂此祈天永命之大者也漢所以中微而復興者以武帝之後有孝昭能修孝文之政故也我朝元祐復仁宗之政亦然

六年春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皆對願罷鹽鐵榷酤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示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桑弘羊

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於是鹽鐵之議起焉

衛律爲單于謀與漢和親歸蘇武等以通善意既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爲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武留匈奴凡十九歲胡氏曰武持節十九年竟不專命考其在匈奴中對辭與義面斥衛律與李陵言皆有本末非出於一時凜慨輕生易死之爲真志士仁人也光執國大權式序在位宜加顯貴以勸具臣故不敢除御史大夫猶當勸之九卿然後爲稱典屬國之命謂武曉蠻夷事實則實矣不幾於玩乎歟後招致諸亦不虛得已矣

秋七月罷榷酤官從賢良文學之議也武帝之末海內虛耗戶口減半霍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稍復文景之業焉通典載文學大夫相與論難於是丞相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猥以鹽鐵爲不便宜罷郡國榷酤官關內鐵奏可於是利復流下庶人利息詳見丙記○胡氏曰孝昭繼統霍光受遺而改武帝所爲可乎文景躬行節儉輕徭薄賦省刑寢兵與天下休息武帝一切反之以致赭衣蔽路群盜滿山若非晚節自悔未必無亡秦之禍也孝昭安得而不改孔子曰父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況嗣宗廟

社稷之大計乎所以諫官延年啓告於前賢
良文學對詔於後雖大將軍久事先帝見其
施設不敢固執惟是之從故能於海內虛耗
戶口減半之後不三數年百姓充實稍復文
景之業昭帝可謂孝子霍光可謂忠臣矣○
永嘉戴氏曰霍光本無學術獨以胷中斷無
他技有所廢置因革付之朝廷之公議故納
杜延年之說聽賢良文學之議務盡下情而
光無與焉是以變更舊事而天下
安之群臣信之功成而無後患

元鳳元年上官桀父子既尊盛德長公主欲
爲丁外人求封侯霍光不許又爲外人求光
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
光而桀安數爲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慚受

桀妻父所幸充國爲大醫監闌入殿中下獄
當死冬月且盡蓋主爲充國入馬二十匹贖
罪乃得減死論於是桀安父子深怨光而重
德蓋主自先帝時桀已爲九卿位在光右及
父子並爲將軍皇后親安女光乃其外祖而
顧專制朝事由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帝
兄不得立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
造酒榷鹽鐵爲國興利伐其功欲爲子弟得
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桀安弘羊皆與旦通

謀曰遣孫縱之等前後十餘輩多齎金寶走馬賂遺蓋主桀弘羊等又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蹕太官先置又引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乃爲典屬國夫將軍長史敞無功爲搜粟都尉又擅調益幸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書奏帝大怒曰此書定是光欺之立畫室中不

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

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唐李肇公論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慙德矣高帝文景皆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遂使周公狼跋而東漢高聞陳平去魏背楚歌捨腹心臣漢文惑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疑賈生擅權紛亂遂疎賢士景帝信誅晁錯兵解遂戮三公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

眉山李氏曰成王之時衆賢夾輔周公之謗爲易明昭帝之時左右多非其人霍光之忠爲難辨

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爲天子曰置驛書往來相報許立桀爲王外連郡國豪桀以千數安又謀誘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桀或曰當如皇后何安曰逐麋之狗當顧莞邪且用皇后爲尊一旦人主意有所移雖欲爲家人亦不可得此百世一時也會蓋主舍人父稻田使者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敞素謹畏事不敢言乃移病臥以告諫大夫杜延年延年以聞九月詔丞相部中二千石逐捕桀安弘羊外人等并宗族悉誅之蓋主自殺天子以璽書讓旦旦以綬自絞死皇后以年

少不與謀亦霍光外孫故得不廢冬十月封
杜延年爲建平侯燕倉爲宜城侯故丞相徵
事任宮捕得桀爲弋陽侯丞相少史王山壽
誘安入府爲商利侯
光以朝無舊臣光祿勳張安世自先帝時爲
尚書令志行純篤乃白用安世爲右將軍兼
光祿勳以自副焉光又以杜延年有忠節擢
爲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常輔
之以寬吏民上書言便宜輒下延年平處復

奏言可宮試者至爲縣令或丞相御史除用
滿歲以狀聞或抵其罪法
三年燕蓋之亂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
史吳後遷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
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反事皆以爲遷
坐父謀反而侯史吳臧之非匿反者乃匿爲
隨者也即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以
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身
無異侯史吳故三百石吏首匿遷不與庶人

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奏請覆治劾廷尉少府縱反者少府徐仁即丞相車千秋女壻也故千秋數爲侯史吳言恐大將軍光不聽千秋即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議問吳法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爲不道明日千秋封上衆議光於是以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太僕杜延年奏記光曰吏縱罪人有常法今吏詆吳爲不道恐於法深又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爲好言於下蓋其素行也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延年愚以爲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非有大故不可棄也間者民頗言獄深吏爲峻詆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衆心羣下讙譁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光以廷尉少府弄法輕重卒下之獄夏四月仁自殺平與左馮翊賈勝胡皆要斬而不以及丞相終與相竟延年論議持平合

和朝廷皆此類也按延年先言千秋之非然後徐爲之解曉人不當如是邪

是時漢邊郡逢火候望精明匈奴爲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漢復得匈奴降音言烏桓嘗發先單于冢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霍光欲發兵邀擊之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以爲烏桓間數犯塞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爲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聞兵至引去初光誡明友兵不空出即後匈奴遂擊烏桓烏桓時新中匈奴兵明友既後匈奴因乘烏桓敝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匈奴由是恐不能復出兵按充國之言可謂忠計霍光不從而從明友之言過矣既又白遣傅介子刺樓蘭王而侯明友介子此豈孝文之政所有耶

四年春正月甲戌冨民定侯田千秋薨時政事壹決大將軍光千秋居丞相位謹厚自守

而已

五年十二月丞相宜春侯王訢薨六年冬十一月以楊敞爲丞相按是時丞相虛位者一年

元平元年夏四月癸未帝崩頓瀆蘇氏曰昭帝十四而辨上官桀之詐其明過於成王然成王之壽考吾以爲周公之功昭帝之短折吾以爲霍光之過夫壽夭雖出於天而人事嘗參焉成王之居幼也以周召爲之師保而左右前後率皆賢臣起居飲食日與之接逮其壯且老也志氣已定其能安富貴而易死生蓋無足怪者今昭帝所任惟光雖忠厚篤實不學無術所與共事者惟張安世所與斷幾事者惟田延年士之通經術識義理者光不任也使帝居深宮近嬖幸雖天資明斷而無以養之

朝夕之所以蠱之者衆矣安能及遠乎叮漢昭有過人之明而不能導之以學此所以爲霍光之過也

帝崩無嗣時武帝子獨有廣陵王胥大將軍光與群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安言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示丞相敞等擢郎爲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

將利漢迎昌邑王賀乘七乘傳詣長安邸光
又白皇后徙右將軍安世爲車騎將軍賀昌
邑哀王之子也在國素狂縱動作無節武帝
之喪賀游獵不止中尉王吉上疏諫使謁者
賜牛酒後復放縱自若郎中令龔遂亦數諫
爭王終不改節及徵書至夜漏未盡一刻以
火發書其日中王發晡時至定陶行百三十
五里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王吉奏書戒王
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事

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大將
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
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棄群臣屬以
天下寄幼孤焉大將軍抱持幼君襁褓之中
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無以加也
今帝崩無嗣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者攀
援而立大王其仁厚豈有量哉臣願大王事
之敬之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願
留意常以爲念王既立淫戲無度昌邑官屬

皆徵至長安往往超擢拜官相安樂遷長樂衛尉龔遂見安樂流涕謂曰王立爲天子日益驕溢哀痛未盡日與近臣飲食作樂所爲悖道君陛下故相宜極諫爭王夢青蠅矢以問遂遂曰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宜進先帝大臣子孫親近以爲左右王不聽太僕丞張敞諫王亦不聽大將軍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於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唫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王出遊光祿大夫夏侯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勝爲祆言縛以屬吏吏白霍光光不舉法光讓安世以爲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鴻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

察言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
經術士光安世既定議乃使田延年報丞相
楊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
已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
此國大事今大將軍已定議使九卿來報君
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
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
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癸巳光召丞相御史
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

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勑
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
殺主名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
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
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乃曰我安得罪而召
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
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
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群臣連名
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等昧死言皇

太后陛下孝昭皇帝早棄天下遣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衰無非哀之心廢禮誣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爲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吏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驩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內敖戲爲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御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

光曰昌邑王行淫亂恐危社稷如何群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劒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群臣後應者臣請劒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

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光
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且陳昌邑王不可以
承宗廟狀皇太后乃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
禁門毋內昌邑群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
歸溫室中黃門官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
邑群臣不得入王曰何爲大將軍跪曰有皇
太后詔毋內昌邑群臣王曰徐之何乃驚人
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群臣置金馬門外車
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

鼓歌吹作倡召內泰壹宗廟樂人悉奏衆
樂駕法駕驅馳北宮桂宮弄虎闘虎召皇太
后御小馬車使宦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
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
斬太后曰止爲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王離
席伏尚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
綬及璽綬黃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發
御府金錢刀劍五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
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獨夜設九賓溫

室延見姊夫昌邑閔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爲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議皆曰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由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愚按所引春秋非經本指）宗廟重於君陛下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宜請有司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稱天子乃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寧負

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左右光涕泣而去群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屏於遠方不及以政請徙王加負漢中房陵縣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故王家財物皆與賀及哀王女四人各賜湯沐邑千戶國除爲山陽郡昌邑群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又不能輔道皆下獄誅殺二百餘人唯中尉言郎中令遂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髡爲城旦師王式繫獄當死使者責問曰師何以無諫書式對曰臣以三百五篇諭是以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霍光以群臣奏立東宮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夏侯勝用尚書授太后遷勝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按光廢昏立明其有功於漢甚大然昌邑之始立亦不能無罪爲蓋王之在國奢淫無度非一日矣王吉龔遂流涕慟哭以諫不爲之改是豈足以承宗廟子萬姓乎光知而立之是不忠也不知而立之是不明也及昌邑之廢其羣臣導王爲惡者誠不可不誅然罪有重輕固宜甄別爲有二日餘人盡行殄戮之理前輩謂昌邑群臣必有圖光者故光惡誅之如此是爲身謀非國計也況王吉龔遂盡忠極言正宜優加褒異以爲人臣之勸而乃髡爲城旦

是與附和者同科特貸其死耳光之舉措失當如此其咎在於不學故也至若命儒臣以經術授太后則愚無得而議焉

昌邑王廢霍光與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丙吉奏記光曰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發喪之日以大誼立後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壹舉竊伏聽於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列位者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言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義參以蓍龜豈宜褒顯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杜延年亦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秋七月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

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輦綬即皇車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庚申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爲陽武侯已而羣臣奏上璽綬即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侍御史嚴延年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畏之延平陳氏曰知其言之必不行而不可以不言則只言所補者大矣嚴延年之言是也

八月安平敬侯楊敞薨九月蔡義爲丞相胡氏曰霍光以大將軍斷國當孝昭時車千秋薨二年然後拜楊敞指蓋少昭帝也當孝宣初楊敞薨後十日即拜蔡義相不敢少宣帝也光素以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爲武帝所識拔既廢立在手志意遂肆丞相虛位至二年之久又擇畏事不敢言如楊敞者乃與之豈非輕視其君歟敞薨之時宣帝初立而嚴延年劾奏光擅廢立無人臣禮奏雖寢而朝廷肅然光爲是故少憚也歟夫有所畏則戒無所忌則攜貳向者下殿門進止有常處何其二心哉是故君子不仁則難乎有常德也

初許黃漢女適皇曾孫一歲生子奭數月宮孫立爲帝許氏爲健仔是時霍將軍有小女

與皇太后親公卿議更立皇后皆心擬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倢伃爲皇后十一月壬子立皇后許氏霍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爲昌成君胡氏曰嗚呼霍光覆宗之禍終始以許氏也歟宣帝側微已娶許氏既登大寶則天下母也公卿乃議廢之而心屬光女不逆理乎光雖未言而意誠欲其然也何以知之以不封許廣漢則知其愠許后之立也妄顯邪謀蓋肇於此光謂廣漢不可君國猶不念皇曾孫之嘗至郡邸欲而爲罪人乎忌如此宣帝內不能善豈一日之憤乎

始元年春詔有司論定策安宗廟將軍光益封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車騎將軍富平侯安世以下益封者十人侯者五人賜爵關內侯者八人大將軍光稽首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白光然後奏御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皆爲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尚書越兵光兩女壻爲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壻皆奉朝請爲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

根連體根據於朝廷及昌邑王廢光權益
每朝見上虛己斂容禮下之已甚胡氏曰貴禮刑
[illegible]封殖人乎抑人保之而不能舍也霍光
[illegible]頗事武帝二十年出入禁闥擁昭止
[illegible]斷國命又十四年矣當昭帝時爲上幼
[illegible]顧托之重去敢去位尚有說也孝宣
[illegible]閭閭爰知小人之佞其能君也宗
[illegible]首歸政以禮文而辭實未肯去則
[illegible]使事先白已然後奏御是君臣易遣
[illegible]下便於已忠告於君者皆不得上達罔
[illegible]國非已下勝誅矣況吝權怙勢又復
[illegible]人主蓄怒朝臣積忿光而未死亦且
[illegible]嗚乎[illegible]聞伊尹寵利之戒法老氏
[illegible]言於上[illegible]之時誅[illegible]力辭[illegible]
[illegible]第[illegible]黑恣[illegible]
[illegible]安有沉溺[illegible]

上官桀與霍光爭權[illegible]
度以刑罰痛編群下曰是俗吏皆
以爲能而河南太守郯陽黃霸獨臣寬
爲名上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
[illegible]平乃召以爲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
[illegible]事有因懲創而失之者有因忿嫉而失
者昌帝以七國之難而疎宗室武帝以
之專而抑宰相光武以王莽之篡而不
臣此因懲創而失之者也霍光既誅上
而以刑罰繩下此則因忿嫉而失之者
其有所懲創有所忿嫉也自謂得權[illegible]
不知異日之害正自茲始昔者四國流
變起於管蔡武庚而周公不以是而疎

[illegible]頑民棠棣之詩悉惻諄切洛誥諸書下[illegible]
[illegible]復此其所以爲聖人之心與夫光[illegible]
[illegible]於漢者以其修孝文之政也今曾無何
[illegible]用武帝之政致使俗吏皆尚嚴酷以爲
[illegible]初美意於
[illegible]中歸地矣

三年春大司農田延年有罪自殺昭帝之[illegible]
大司農徵民車延年詐增僦直盜取錢三千
萬爲怨家所告霍將軍召問延年欲爲道地
延年抵曰無有是事光曰即無事當窮竟御
史大夫田廣明謂太僕杜延年曰春秋之意
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之言[illegible]

事不成今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何哉願以
愚言白大將軍延年言之大將軍大將軍曰
誠然實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謝田
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田大夫
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縣官寬我耳何面目
入牢獄使衆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即閉
閤獨居使者召延年詣廷尉聞鼓聲自刎死

按田廣明之言是也然光令就獄得公議之未必無宥之之意延年憂自殺則過矣

昭帝時烏孫公主上書公主漢女之妻烏孫言匈奴與

車師共侵烏孫唯天子幸救之漢養士馬議
擊匈奴會昭帝崩上遣光祿大夫常惠使烏
孫烏孫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言匈奴復
連發大兵侵擊烏孫使使謂烏孫趣持公主
來欲隔絶漢昆彌願發精兵五萬騎擊匈奴
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先是匈奴數侵
漢邊漢亦欲討之秋大發兵遣御史大夫田
廣明爲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
軍范明友三萬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
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爲浦類將軍
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爲虎牙將
軍三萬餘騎出五原期以出塞各二千餘里
以常惠爲校尉持節護烏孫兵共擊匈奴
三年春正月癸亥恭哀許皇后崩時霍光夫
人顯欲貴其小女成君道無從會許后當娠
病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皇后
疾衍夫賞爲掖庭戶衛謂衍可過辭霍夫人
行爲我求安池監衍如言報顯顯因生心辟

左右字謂衍曰少夫幸報我以事我亦欲報少夫可乎衍曰夫人所言何等不可者顯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願以累少夫衍曰何謂邪顯曰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今皇后當免身可因授毒藥去也成君即爲皇后矣如蒙力事成富貴與少夫共之衍曰藥雜治當先嘗安可顯曰在少夫爲之耳將軍領天下誰敢言者緩急相護但恐少夫無意耳衍良久曰願盡力即擣附子齎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太醫大丸以飲皇后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對曰無有遂加煩滿崩衍出過見顯相勞問亦未敢重謝衍後人有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勃不道顯恐急即以狀具語光因曰既失計爲之無令吏急衍光大驚歎自發舉不忍猶與會奏上光署衍勿論顯因勸光內其女入宮胡氏曰猶豫凶德乎有當猶豫者不當猶豫者不決於爲惡也光於此不當猶豫而猶豫故卒陷於亂惜

乎其不知義也諺曰欲投鼎而忌器鼎近於
器尚憚不投況君之於
首惡又深惡黨惡者顯
之不忍舉覺是與聞乎
罪云何乎握大權制斷
妻毒皇后而署衛勿論
尋即納女遂登至尊向
又見於此矣顧且猶豫
壻宣帝已久耶史稱光
爾豈非富貴生不仁乎
之敢爲此者知光之可
曰霍光授皇后許氏則
不私其子故能爲衛之
風宜不至是然光之於
知不不稍邪此不學之
殺兩兒矣推日磾不私
顯之事亦必不私之矣
知幾其所爲況望其能
爲石碏邪光平生忘

節至此爲一私所掩遂與弒謀同利
然則學者其可不以去
私爲本也哉

戊辰五將軍發長安兩奴聞漢兵大出老弱
輩走歐富產走遁逃是以五將少所得夏五
月軍罷虎牙以不至期詐增虜獲祁連知虜
在前逗留不進皆下吏自殺烏孫昆彌自將
五萬騎與校尉常惠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
庭有所虜獲上以五將皆無功獨惠奉使克
獲封爲長羅侯然匈奴民衆傷而去者及畜
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怨

烏孫上復遣常惠持金幣還賜烏孫貴人有功者惠因奏稱龜茲國嘗殺校尉賴丹未伏誅請便道擊之帝不許大將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惠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發兵攻龜茲兵未合先遣人責其王以前殺漢使狀謝曰乃我先王時為貴人姑翼所誤耳我無罪惡曰即如此縛姑翼來吾置王王執姑翼詣惠惠斬之而還（按光此舉見其不喜邊功者且帝不許而自風常惠使便宜從事蓋顧恣已久不自知其非也）

四年春三月乙卯立霍光女為皇后初許后起微賤登至尊日淺從官車服甚節儉及霍后立輦駕侍從益盛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縣絕矣

夏四月郡國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詔曰災異者天地之戒也迺者地震北海琅邪壞祖宗廟朕甚懼焉丞相御史其與列侯中二千石博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輔朕之不逮無有所諱（胡氏曰地者妻道也臣道也宜靜而動動者陽也霍氏既毒殺許后

是歲春立其女居中宮光與顯偃然爲外男父母專制內外顯也又有殺皇太子之心宣帝之勢甚孤咎徵著見山石崩城郭壞壓殺人民覆祖宗廟陰盛之變大矣而霍光不戒於宜靜而動之理夫地不能終動與天健同也其動爲反常逆氣日道不寧之象不既白乎離權去位周落榮寵貴而能降尚可又止也宣帝詔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毋諱而不聞端言直指變異之所由者良由畏光故爾鉗結使宣帝恐懼祗畏以象類求禮退大將軍姑遣就國其族蠭黨姻皆有以善處之雖不救顯衍挾毒之禍而禹山雲他日之變亦消弭矣然而宣帝計不出此者非其智之不及自度其才足以制之也正使光自生變帝尚不以爲難況顯禹乎稔惡以張之既成而誅之禽縱在手孝宣之術高矣然非人君之道也

地節二年春霍光病篤車駕自臨問上爲之涕泣光上書謝恩願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爲列侯奉兄去病祀即日拜光子禹爲右將軍三月庚午光薨上又皇太后親臨光喪中二千石治冢賜梓宮葬具皆如乘輿制度謚曰宣成侯胡氏曰人臣而用天子之禮宣帝之賜霍氏之受皆非也霍顯山雲生僭亂之心未必非此啓之發三河卒穿復土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下詔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無有所與御史大夫魏相

上封事曰國家新失大將軍宜顯明功臣以
塡藩國毋空大位以塞爭權宜以車騎將軍
安世爲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以其子延
壽爲光祿勳上亦欲用之夏四月戊申以安
世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按魏相此言雖爲抑制霍氏然以張安世爲大將軍又必以光祿勳與其子是父子俱典兵衛也善謀國者當慮其所終稽其所弊儻於此時正宰相之任使政歸朝廷是乃百世之長利也一大將軍死又以一大將軍領軍國之事是宰相終無得政之時而中外朝不可復合矣武周制治之体統固不若是高文之世亦未之有也借曰安世謹厚可以付此光之初不謹厚乎故政事又思報大將軍功德廼復
頻尚書事（師古曰霍山光之兄孫）而令群
以通下情五日一聽事自丞相
奏事以傳奏其言考試功能待
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于
易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
之意（按帝政事之材如此而光不知早退亦可謂愚矣）
君許廣漢奏封事言春秋譏世

爲大夫及曾孫之專權皆危
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由冢宰今
石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
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
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寖不制宜
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
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
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
評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帝善
中皆從其議
立子奭爲皇太子又封霍光兄
爲冠陽侯霍顯聞立太子恚不
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
教皇后令毒太子皇后數召太
輒先嘗之后挾毒不得行
爲丞相丙吉爲御史大夫京師
丞蕭望之上疏願賜清閒之宴
意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

下少府宋畸問狀望之對以爲
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
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今陛下
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
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
危惟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
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
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
權廢矣對奏天子拜望之爲謁

者時上思進賢良多上書言宜輕下望之
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師古曰望之以其人所言之狀請於丞相
御史或以奏聞即見超擢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次
聞師古曰試令行其所言之事或以諸它職事試之下者報聞或罷
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師古曰當主上之意也○愚按宣帝懲霍
光之專主其所以開言路通下情者如此天下安得不治累遷諫大夫丞
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竟
謀反誅望之寖益任用按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
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上言然與蓋主謀
殺光光既誅朱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

露索去刃兵兩吏挾持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閤曰不願見吏牽持匈匈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既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致治平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效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意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挾禁安之謀起於與光爭權乃因是例類人之圖已光之度既不洪矣而衛士之禮又如此宜賢者望望而去之而所與共事者皆如事馮子都之人安得聞禍敗之戒哉

霍禹既嗣為博陸侯大夫人顯改光自造塋制而侈大之廣治第室作乘輿輦游戲第中

按史載顯等僭侈事甚詳今敘其畧又云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都亂此本不宜錄光任國大政乃與奴計事何能有所裨益又可見其家政之不脩云

而禹山亦並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觀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使倉頭奴上朝謁莫敢譴者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亡期度

師古曰長信宮上官太后所居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奢光薨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今大夫給事中他人壹聞女復能自救邪

又云後爾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有敬顯大夫門御史

為叩頭謝乃去人以憂謂霍氏黨等乃知憂會魏大夫為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自若領尚書師古曰自若猶言如故也上令吏民得奏對事不關尚書群臣進見獨往來於是霍氏甚惡之上始聞許后事而未察廢徙光女壻度遼將軍未央衛尉范明友為光祿勳按百官表將軍掌兵衛尉掌宮門衛屯兵次壻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為安定太守諸吏加官中郎將監羽林秩比二千石蓋宿衛官數月復出光姊壻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為蜀郡太守給事中加官光祿大夫主議秩比二千石群孫壻中郎將王漢為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壻長樂衛尉鄧廣漢為少府更以張安世為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於是霍氏無復掌兵者矣以霍禹為大司馬冠小冠二印綬罷其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又收范明友將軍印綬但為光祿勳及光中女壻趙平為散騎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騎都尉監羽林秩比二千石諸領朔越

騎羽林及兩宮衛尉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按宣帝收霍光兵權是矣而又以許史子弟代之其與幾何王氏移漢兆於此矣）禹爲大司馬稱病故長史任宣候問禹曰我何病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如漢曰縣官謂天子）今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反任許史奪我印綬令人不省死宣見禹恨望深謂曰大將軍時何可復行持國權柄殺生在手中廷尉李种王平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將女壻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意下獄死使

繫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師古曰使者繫成姓也字或作史）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服虔曰皆光奴）視丞相亡如也各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骨肉貴正宜耳大司馬用是怨恨愚以爲不可禹默然數日起視事（觀任宣此言則光顯怨之狀可知矣）顯及弟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窶人子遠客飢寒喜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

軍常讎之（按此剽光之溝寒士嫉忠言如此豈大呂之度哉）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書對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強專制擅權令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灾異數見盍爲是也其言絶痛山屏不奏後上書者盍奏封事輒下中書令取之不關尚書益不信人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有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按魏相以廉正而霍氏不能求其罪表安任賢素行高而賓氏不能害之故曰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我家昆弟多不謹

氏間讙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寧有是邪以實告山雲禹山雲禹曰此大事誅罰分崇何於是始有邪謀矣會李竟坐事辭及霍氏（事不録）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陽太守張敞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趙衰有功於晉田完有功於齊皆書其庸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是甚乃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

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顓政實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群臣以義固爭而終許之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真

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百已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直音值其路無由唯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召也

按張敞之意在於拚退霍氏而保全其宗族此家國兩全之計也然是時許后之事既彰宣帝志在必誅故雖善敞之計而不召也

禹山等家數有妖怪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羔鼂可以此罪也師古曰三者所以供祭也○愚按所得丞相之罪止於如此則魏相之爲人可

侯謀令太后爲憤平君置酒宣帝外祖母召丞相
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
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爲玄
免太守會事發覺雲云山明友自殺顯禹廣漢
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弃市皇后
霍氏廢處昭臺宮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
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
死也在人之右衆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
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

何待乃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宜
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
氏誅滅而告霍氏者比目封人爲徐生上書曰
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
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
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
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
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録言曲突
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

火患今論功而請賞曲突從薪無恩澤燋頭爛額爲上客邪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絶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上乃賜福帛十匹後以爲郎帝初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霍氏之禍萌於驂乘

班固贊曰霍光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臣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亡術闇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爲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哀哉

司馬氏曰霍光之輔漢室可謂忠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夫威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執之久而不歸鮮不及矣以孝昭之明十四而知上官桀之詐固可以親政矣況孝宣十九即位聰明剛斷知民疾苦而光久專大柄不知避

去多置親黨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憤於上要民積怨於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於身幸矣況子孫以驕侈趣之哉雖然鄗侯孝宣專以祿秩賞賜富其子孫使之食大縣奉朝請亦足以報盛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及事叢釁積更加裁奪遂至怨懼以生邪謀豈徒霍氏之自禍哉亦孝宣醞釀以成之也昔鬬椒作亂於楚莊王滅其族而赦其尹充黃以爲子文無後何以勸善夫以顯禹雲山之罪雖應夷滅而光之忠勳不可不祀遂使家無噍類孝宣亦少恩哉○胡氏曰宣成霍侯於漢厥功茂矣叛逆之惡與不自窮顯禹雲山既伏其罪而宣帝不念大勳爲光置後不亦過歟曰宣帝之憾光多矣有三大罪爲豈惟驂乘之負芒歟斥許廢漢謂刑人不可君國一也終光之身不歸大政二也署行事尤甚后而可妻於民何難帝所爲虛已斂容下之已甚莫敢與較者其防慮深也宗族誅夷光則自取雖然光當有沖幼諸孫不與逆謀者以誅夷正其罪惡以置後報其忠勳且刑賞之施必以其類弑后謀反既已滅家立兩賢君豈宜絕世宣帝以此處之則公議允塞無可譏矣○南軒張氏曰霍光天資重厚故可以當大事而其所失則由於不學故也人臣之功至於周公無以加矣詩人形容其盛德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夫何其溫恭謙厚也是則雖以天子叔父之尊處人臣之位極位有蓋世之功業而玩其氣象豈有一毫權勢之居而人之視之也但見其道德之可尊而亦豈覺權勢之可憚哉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而後之君子亦曰事君若周公可也如曾子之事親者耳非有加也如周公之事君亦然蓋其分適爲人子之能盡其分者耳非有加也如周身所當爲者而何一毫有於已也周公惟無一毫之有於已也是故德盛而愈恭事業日新而無窮也若光之

所建立想貪於其身橫於其心而不能以弭
忘惟其不能以弭忘故其氣燄不可掩威勢
日以盛權利之途人爭趨之非惟家人子弟
門生故吏馴習驕縱而不可戢光之身亦不
自知其安且肆矣此凶于而國敗于而家之
原也可不畏哉故其一時用捨進退例出於
私意以蘇武之忠節進不由已僅得典屬國
而大司馬長史雖如楊敞之庸謬亦得至宰
相至於魏相蕭望之之才皆擯弃不用田千
秋小不當意其壻即論死作威作福蓋如此
陰妻之邪謀使人敢爲之助而無復言其姦
則覆霜堅冰夫豈一日之故哉光至此亦無
全理矣原其始皆由於其心以寵利居成功
不知爲人臣之分故曰不學之過也○愚按
光受遺輔政更兩主凡二十年考其本末惟
聽杜延年之言而修孝文時政爲有功於天
下聽丙吉之議而立孝宣爲有功於社稷自
餘行事大抵得不蓋失公不揜私方其承顧
托之始任大責重有敬忌之心又同列窺伺
亦有不容不自謹者及上官誅而權益專志
操爲之一變孝宣立而功益盛志操爲之再
變於是敬忌之心亡而驕恣之態作矣歟肆
之分而禍福以異其亦可戒也哉其亦可
畏也哉